

雕塑殘缺的美

一記謝棟樑教授「無常」系列雕塑作品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蔡淨勳

欣賞謝棟樑教授的作品，彷彿在喚醒吾人生命內蘊的一種深沉的悸動，是對現實人生社會的一種縮影的觀照和覺醒，對功利、物化、庸俗的社會現象，這是一種人性價值的啟發和導向。

一件雕塑作品，在謝棟樑教授的創作心思中，不僅將它變成一件藝術品，還把他昇華為一種人文精神，一種哲學情境，甚至是一種宗教悟境。每一件作品，當我在欣賞閱讀流連低迴時，就好像持誦一卷《金剛經》一樣。

一、前言

謝棟樑教授是一位兼具儒、釋、道三家思想精神的雕塑家，同時在創作技巧上又能不斷推陳出新，突破自我，超越現狀的人道藝術家。

1971年(謝棟樑教授22歲時)，謝棟樑教授畢業於國立台灣藝專雕塑科;之後，即在雕塑藝術領域中展露崢嶸，屢獲各種美展大獎:如全國美展第二名(1971)、台北市美展第一名(1971)、台揚美展省教育會獎(1971)、海軍忠義美展第一名(1973)、全省美展教育廳獎(1979)、全省美展省政府獎(1980)及全省美展教育廳獎，並獲頒永久免審資格(1981)。雖然如此，謝棟樑教授的創作執著，並未因此停頓，仍陸陸續續主持規劃各種雕塑展覽會，並曾經自我期許:每隔幾年即舉辦一次個展，先後曾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台南縣立體育館、高雄市立文化中心、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台灣省立美術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等處舉辦個展，每次不同主題，不同風格，其創作生命可謂堅實剛毅，歷久彌新，誠為文學藝術同儕之典範。



本次展覽主題—「無常」系列，為謝棟樑教授雕塑創作生涯中又一個高峰一把慧炬;因其創作背景，乃緣於臺灣經九二一震災、桃芝及納莉兩次颱風侵襲後，對國人所造成的身心財物之創傷巨大無比;謝棟樑教授以其藝術家身分，依其藝術家之特有思維、靈敏及悲憫，化為一件一件的作品。藉以激發吾人面對無常災難的勇氣與反省。故此次所展覽的作品，其內涵、精神及造形，更具生命力、哲學性、藝術性、人間性及宗教性。深信蒞臨參觀者，於低迴瀏覽之餘，都能因此發起觀照苦難的智

慧和百折不撓的勇氣，度過現實人生的種種或大或小的逆境，共同為吾人自身、社會及國家創造一個轉危為安、轉苦為樂、轉凡為聖的新契機新生命。

二、無常、性空與殘美

「無常」是這次展覽的主題。一般人聽到「無常」一詞，總以為那是像一種魔法咒一樣，具有摧毀破壞的力量，因而興起一種灰心喪志、畏怯恐懼的想法。其實不然，「無常」是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生生不已」、「變動不居」等思想的另一種詮釋；在佛教來說，「無常」更具有深刻精妙的意義，佛法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靜涅槃」中，「無常」即是其中一法印。簡要來說，「無常」是世間一切現象的真理，宇宙萬物都是無常變動的，人生百態也都是無常的。因為「無常」，人生才會有成長、積極而向上躍進的動力和價值；因為「無常」，眾生才有成已成物、成聖成賢、行菩薩道、圓滿佛果的希望；因為「無常」，大自然才會有不斷生滅翻新的契機；因為「無常」，藝術家的創作歷程才會顯得多采多姿，超越昇華，臻於真善美的境地。

為什麼說「無常」是世間一切現象的真理，因為世間一切萬物現象都是因緣和合產生的，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主體(沒有自性)，佛教稱作「緣起無自性即空」。緣起無常的萬事萬物其背後真實相就假稱為「空」或「性空」，這個「空」或「性空」並不是甚麼都沒有，而是其境界在不可道不可名又不得不道不名的情況下說它為「空」的；在這個涵意下，「無常」和「性空」可說是像相即一體的共命連體嬰一樣，彼此相互依存，不一不二，永不分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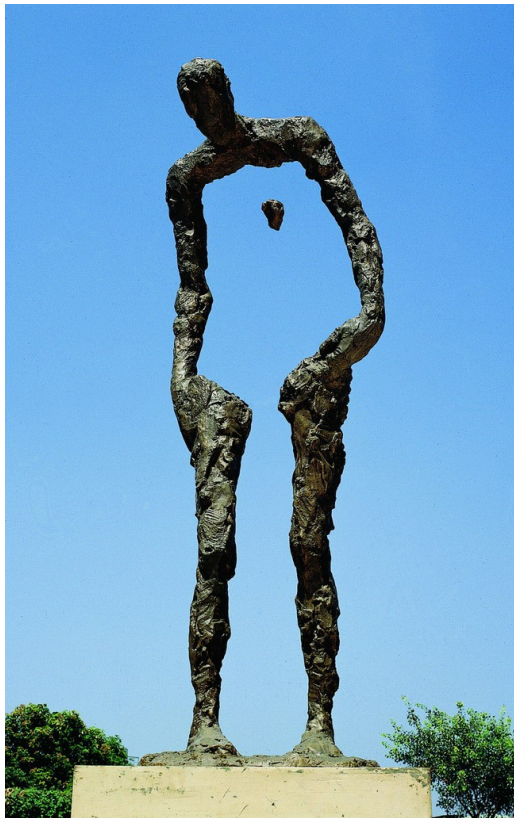
至於「殘美」，可說是我們內心的一種藝術境界或價值觀。「殘」(或稱殘缺)，像大自然的一種變化、坑洞或凹陷，乃至有情眾生身心命的短缺、破損等等。一般人以為這就是殘廢，其實這都是自然常態，就像大地之有高山、丘陵、平原、盆地一樣，請問何者是殘？何者非殘？人的軀體也是一樣，甚麼叫完整？甚麼叫不完整？《莊子·養生主》中，就以右師一隻腳是蒼天使他如此的一種自然現象，豈能說是「殘」呢？所以，一般人以「殘缺」為殘廢的觀念，只會造成彼此更多的煩惱罷了！而賢聖等偉人的心思中，則直從自然天地的角度認為「殘缺」是一種美麗，一種更能夠激發生命價值及情調的素材或境界。

總結上述，「無常」與「性空」是一體兩面，而「殘美」則是對無常人生與大自然的一種慧觀昇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若能從觀照無常中塑造殘缺的美，讓一件件的作品內蘊著一種一種的光華；如此，其藝術境界已非單純藝術境界，其生命價值遠非一般的生命價值，而是和乾坤大化一同具足真善美的生命。對於「無常」系列的作品。作者的創作心靈情境。應作如是觀。

三、「無常」系列作品概觀

從無常的震災風災而觀照歸納出殘美，是本次所有展覽作品的共通內蘊意義。

所有展覽的五十幾件作品，大致是謝棟樑教授透過對九二一震災的一種深刻的反省和覺察，進而對無常世間與人生提出一種觀照力，於此體悟出殘缺美的藝術觀，而創造出種種肢體殘缺、空有無礙、色空不二的藝術作品。在造形上，幾乎看不出有那一尊是完整的;頭破的、腳殘的、斷手的、無內臟的等等。如果再依其造形類別，大致又可分為幾類:



(一)反映無常災難的作品:此類作品為本次展覽主軸。件數最多。這是謝棟樑教授以藝術家立場，透過雕塑作品，反映台灣九二一震災及其應有的省思。地震是大自然釋放地層能量的無常中的常則;造成種種重大損害災難，其中或許也累積了不少過去人為的貪嗔癡，因此無常的震災，正是激發我們反省轉變的契機。在作品的表現上，如「九二一之晨」、「九份二山的記憶」、「懺」、「顛倒相」、「野性的呼喚」、「憂」、「妝」、「憩」、「落」、「倔」、「睡」、「默」等，可說是對震災當刻的反映;如「生機」、「思」、「乞」、「投訴」、「無畏」、「伸」、「姿」等;可視為對無常災難後的各種省思。

(二)「空有一體」的作品:此類作品如「彎腰的男人」、「坐姿男人」、「盼」、「茫」、「生死不二」等，大底均以男性身體為造形主幹，往往上半身鏤空或者身體上下關結處藕斷絲連似的截空，一方面表現殘美的精神，另一方面強調「空有一體」的內涵;在塑造技法上，是採取依「有」襯托「空」的作法，但在作品所表徵的意義，卻是「空有一體」的思想。所謂「空有一體」，即整體造形上，鏤空部分的「空」與實體部分的「有」都是作品本身的要素，空有相互依存而且互為主體的存在。從創作歷程上考察，這類作品乃是脫胎於過去「以虛為實」系列、「現代人體」系列兩種單元作品的創作概念而來，褪去「現代人體」系列的抽象風格，改從佛教空觀的理路，這或意味著，作者生命觀逐步由純粹藝術特質走上會通哲學宗教與藝術的傾向。

(三)「色空不二」的作品:這種整體呈現出透明式的塑造，在形狀上又兼具「空有一體」的特質，是謝棟樑教授在雕塑技法上的突破，是一極嘗試，也未嘗不是一極突破創新。於作品本身，看不出喜怒哀樂相，只有從其軀殼結構上反映出生命本質的如夢如幻，《心經》「照見五蘊皆空」的悟境。如何透過具象表達呢?這是千古離題，即使禪宗大德都得拈出一番苦心，《維摩詰經》裡的維摩居士也只能默然以對，迦葉尊者也得待世尊拈花才能顰嘴微笑，所以要將這種悟境意象塑造成一種具象物體，非有大生命格局者來承擔使出不可，也許這就是謝棟樑教授的一種使命吧!

以上分法，只是約略而說，來觀賞者，解讀不必強同。緣於藝術作品欣賞，端賴讀者一心，未必都得契合作者原義，何況作者創作時於捕捉某種靈感情境，如天人交感之際，哪有名相纏心呢？這次展覽作品中，如「滅」、「自在觀音」、「天殘」、「輪轉」、「纏眠」、「自在」等數件，深具哲思和禪境，在造形內蘊意義上，有一種扣緊現實生命而又超脫現實生命的莊嚴相，是「殘美」中的勝品。

四、空有不二的殘美－「自在觀音」作品解讀

「自在觀音」。這尊塑像是本次展覽作品中最具殘美特質的代表作。底下即依我個人的觀點來解讀其塑造的結構內涵。

「自在觀音」，是尊大家所熟悉而且代表佛教慈悲的大士，不僅自身自在，度眾也是自在，自在的觀音如果雕塑得太自在，難免流於庸俗(如謝棟樑教授說:作品如果過度完美，這種過度就使人感到矯作和虛偽)。而在謝棟樑教授的慧思塑造下，慈悲大士的形象卻是沒有臉頭、沒有雙臂、一尊殘缺不失莊嚴的化身。《法華經·普門品》中說，觀世音菩薩以三十三化身度化有緣，眾生應以何因緣得度者即現何種身而度化之，因此，這尊殘缺而不失莊嚴的觀音形象，何妨作為普門示現的第三十四尊的化身？不是嗎？當吾人在欣賞這作品時，以何種心來瞻仰？觀音菩薩即映現何種相，這就是無相映現一切相。

再說，《金剛經》說:「不以色見我，不以音聲求我」。《心經》上說:「色即是空」，從這角度看，沒有頭顱，沒有臉相，正如「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及壽者相」等等色相，這正是觀音菩薩的自在「空」觀，也是一位藝術家創作家的妙構妙思。而沒有手臂的觀音。又如一尊千手千眼觀音菩薩，這種依「有」而襯托「空」的意象，所產生的效用力量又何止千手千眼呢？傳統的繪畫雕塑，千手千眼觀世音，總是採取寫實的手法來表現，而謝棟樑教授的創作一則依主要軀幹的「有」而襯托「無臉無手」的殘缺的「空」，這是一種既現實而超越現實的構思技法;再進一步說，依「有」托「無」，帶給讀者以無限的想像，同時又與菩薩慈悲情懷相映兌現，宛如一面清澈晶瑩的明鏡。能映現每一種我相、人相、眾生相及壽者相。所謂「千江有水千江月」的詩境，在雕塑家的妙構中竟是如此簡化通透。

就藝術角度說，這種「空有無二」的「殘美」作品，已經不是一種單純結構的視覺藝術，而是一件蘊蓄無限豐富內涵哲思空靈的藝術精品。

「空有無二」的整體的藝術珍品，是「無常」的昇華與超越，而「殘美」則是此種藝術珍品的昇華與超越的一種價值肯定。因此，藝術造形的「殘」，不是真的「殘」，而是成就整體藝術美的一部分。

五、「無常」系列作品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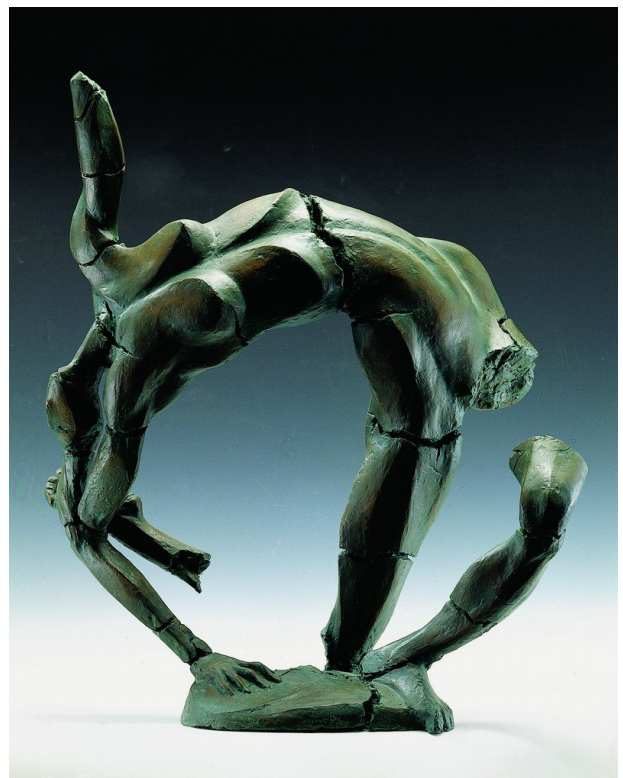
有關「無常」的意義及本次展示作品的概觀，已如上述。至於本次「無常」系列作品的

特色，除所用素材，涵蓋青銅、不銹鋼、樹脂外，尚有將廢棄的木板，其中有部分作品原本是遭九二一地震震裂破損，經作者靈光揀擇運用而重新再現，雖造形改變，卻別具一味，同時帶給作者一筆創作靈感。透過「無常」的啟發創作「無常」的藝術作品，甚而開啟本次「無常」系列展覽的因緣，這就是「無常」的一個殊勝意義吧！另外，我們又可從三個方面來略述其特色：

(一) 造形風格上，以殘破的軀體表現生命的美，謝棟樑教授善於應用相對概念如陰陽、虛實、剛柔、空有、殘美等，從對立而化為統一；凡是男性造形(剛性的美)，多數採取輪廓襯托主體的鏤空方式，女性造形(柔性的美)，多數採取削減主體軀幹的殘破方式，使造形結構的整體觀不致於過度陽剛或陰柔。因此，大致作品都具有一種結合剛毅和溫美的協調性，而散發出兼備雄美風格的特質，讓即使破損殘缺的造形也透露著一種美感韻味。

(二) 藝術精神上，以關懷人文生命為出發點，這點從所有作品一律以人身為主體可以看出。「無常」的內涵可以從兩個方面表現：一是客觀的自然界，一是吾人生命身體方面；明顯地，謝棟樑教授採用後者的角度，地震本為自然界亙古常態，謝棟樑教授關心的是地震對吾人生命身體財物的損害，故其作品內涵，不外乎是三個層次：反映震災、觀照無常、昇華人生價值，像「重生」、「正念」、「自在菩薩」幾件，都是代表吾人生命境界與價值的昇華。

(三) 創作思想上，儘管作品的形式和材料不斷的變化，謝棟樑教授創作生涯中有一種理念卻是永不改變，那就是關懷人文生命，堅持「以人為中心，對「人生面」和「人性面」不斷的探討和關愛」(此段話，參見謝棟樑教授(創作自述))，因而作品中縱使殘缺的頭顱、軀體、手臂，也含蘊著一種人道精神，這是儒家剛健煥發的道德生命，從過去的「寫實」系列、「變形」系列、「半抽象人體」系列到今日「無常」系列。無不是以這種思想而出發展現。再者，道家陰陽虛實剛柔的互動概念，同樣深深影響其創作智慧，作品中處處流露著相對而不分割的整體協調美，構成其創作藝術的美學觀。此次展覽作品中，作者更提醒我們面對無常的生命和環境，應該「於得意、富裕、平安時要有無常觀；在失意、落魄、災難時，要有因緣觀。將心歷煉得很豁達，順境、逆境都不動心，無入而不自得。」(此段話，參見謝棟樑教授(創作自述))的超越觀，融入佛教緣起性空的生命觀，空有不二的「觀自在菩薩」和「正念」，即反映此種思想背景。因此，本次「無



常」系列作品，在創作思想上。以儒家人文關懷為基礎，融攝道家的相對主義，依佛教既現實而超越現實的精神為歸趣。簡要而言。即「人間淨土」的一種展現展望。

六、結 論

人生是有價值的，正因為它的無常；生命是圓滿的，正因為它的有漏；生活是美麗的，正因為它的殘缺。一件有生命的藝術作品，除了長養他藝術素養外，必能豐富觀眾提昇觀眾的生命力，尤其像謝教授以篤實剛毅，生生不已的生命力融入雕塑作品中，每隔幾年辦一次個展，每次個展都是不同的素材、造形和風格；這些觀點和現象，是觀眾瀏覽欣賞之際，應該要思考之點，甚至也能融入作品中與作者同一藝術心靈、情愫和境界。願藝術創作族群與藝術欣賞者同在人類歷史的大生命之無常輪轉中一齊成長、昇華。是為序者之所至盼者耶！

2001年9月